

哀婉凄切 讲述老北京人的爱情绝唱
五风十雨 揭示古玩商市的诡谲多变

故都子民



Liu Yida
刘一达
著

荡气回肠 浓缩普通百姓的世事沧桑
古道热肠 展现故都北京的风土民情
原汁原味 尽呈京味语言的幽默风趣

台海出版社



故都子民

刘一达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都子民/刘一达著. —北京:台海出版社, 2001. 1

(一达书系)

ISBN 7-80141-157-9

I. 故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2947 号

丛 书 名/一达书系

书 名/故都子民

著 者/刘一达

责任编辑/鲍晓娜

装帧设计/悬垦工作室

封 面 图/马海方

内文插图/马海方

出版发行/台海出版社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平谷大北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90×1240mm 大 32

印 张/10.125 字数/258 千字

版 次/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/10000 册

ISBN7-80141-157-9/I·42

定价/18.00 元

台海出版社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:100009 电话:64041652)

凡我社图书如出现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





一达书系

民子都故
都子民

目 录

- 第一章 /1
- 第二章 /17
- 第三章 /33
- 第四章 /49
- 第五章 /66
- 第六章 /83
- 第七章 /100
- 第八章 /122
- 第九章 /145
- 第十章 /171
- 第十一章 /197
- 第十二章 /224
- 第十三章 /258
- 第十四章 /299

后记：我为什么要写《故都子民》/307

目
录





一达书系

民 子 都 故 都 子 民

第一章

窗户纸刚泛白，崇文门城楼上的铁咣当了六下。宗二爷起身下炕，从破胆瓶里摸出个小布包，里面是两个碧绿透亮的痕玉茶碗。他用袖口擦了擦，揣进怀里，耳朵贴着墙，听见儿子宗家琦还在打呼噜，便悄悄地溜出门，到院里的葡萄架下，拎起那个画眉笼子，奔花儿市的“璧壶春”茶馆。

“璧壶春”，在花儿市上四条胡同口儿，三间门脸儿，长桌方桌，长凳短凳，八九个，柜台上永远放着把紫铜壶，并没有水，应门面的。

掌柜的叫卢喜，方头大脸，墩实个儿，一对蛤蟆眼，大蒜头鼻子，笑起来满脸跑肉，显出十二分的殷勤，身上的大布衫总是那么利落，像刚从喜宴上出来，肩膀头上老是放着块手巾把儿，不光是为了擦手，像说相声的手里的那把扇子，逢场作戏的道具。

每天的大清早儿，东花儿市买卖地上的这帮“老家雀儿”们得先到“璧壶春”照个面儿。他们各有各的画眉、黄鸟儿，各有各的故事由儿。碰了面儿，逗几声咳嗽，扯几句闲篇儿，抖落抖落被窝里一宿的臊气，顺手儿每人掏出点“关”子来：京戏名角跟哪个官太太在野鸡店里让人捉了奸，银号的二老板在护城河被

第一章





黑道上的人给绑了票，拾煤核的小孩儿在煤堆里拾到个大玉坠儿……听去吧，净是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新鲜事儿，没影没边儿。这儿的话，有一半儿掺着水，谁都知道，谁也就不去刨根儿问底儿。其实这些闲篇儿，都是扯臊！正经事儿是“倒活儿”。“璧壶春”茶馆的窗根底下单摆着一溜台桌，奔这儿“倒活儿”的，可以在这上边亮货。这帮“老家雀儿”都是买卖地儿的油子，怀里都揣着包儿，也有拎着大件儿的，提溜着个小簪簪儿的。这路人也叫“提溜包儿的”。包里包的有“件头儿”（大件的玉器），也有“别子”（小件的玉器）。

这儿得跟您交代几句：我说的这档子事是发生在民国的时候，袁世凯袁大头称帝，辫子兵张勋张大帅在北京闹腾以后的事儿。当时的花儿市，除去以老北京头上戴的、身上挂的、祭灶祭祖的供案上插的、红事白事上摆的那绒绢纸花儿，就得说是玉器了。

花儿市大街是东西走向，以羊市口儿为界，东边儿叫东花儿市，那是绒绢纸花儿的世界，西边儿叫西花儿市，买卖地儿是玉器拿尊了，光北羊市口和上四条的胡同儿，玉器庄、玉作、玉器摊儿有二、三百家。咱们要说的这位宗二爷便是其中的一号。可他有点儿特殊的是，没“庄”、也没“作”，只是到“璧壶春”“倒活儿”。东西的来路呢，一半是他打小鼓儿挨门挨户收购来，然后让他的瘫儿子加工，擦呀擦呀，有了成色后再加价出手，吃这个赚儿。

宗二爷的脸永远是皱皱瘪瘪的，像个放蔫了的青枣儿，长脸老是哭丧着，像欠了谁的债，扫帚眉下一对没睡醒似的小眼，听别人说话时，这对小眼微微合上，及至谈到正题，出手一件“活儿”，他的小眼巴嗒巴嗒眨眨，在一开一合之中，闪动着两颗黑亮黑亮的眸子，那光亮藏着一股子阴森可怖的杀气。“过眼”是宗二爷的一绝，西花儿市的玉器商都知道这对小眼儿。甭管你手里拿着墓里掘出来的玉碗，还是洋人出手的玛瑙、“木变石”，他一眼便能瞅出来。同样的玛瑙，他小眼儿一量，便能辨出哪个是荆州





每天的大清早儿，东花儿市买卖地上的这帮“老家雀儿”们得先到“壁壶春”照个面儿。



料，哪个是云南料，哪个是矾晶。

有一次，羊市口的小力笨儿狗四跑“璧壶春”“走活儿”，他出手一个如意，要价两百块，宗二爷拿起来只扫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：“这个也就值十块钱。”

狗四把如意夺回来，甩出一句片儿汤话：“十块钱？我干脆砸了得啦。我看你的眼力也太拿事儿了吧。”说着从怀里掏出块蓝布，想擦擦那如意，去去晦气，不想掉出块玉带片儿。宗二爷一眼盯上了：“这个，你给个价儿。”

狗四笑了：“想要哇，您给十块钱。”他不过是有意打谎儿，逗逗这“老家雀儿”。

谁知宗二爷抢到手里，像狗嗅物似的瞅了瞅，从怀里摸出钱来了。

狗四一下愣在那儿了。跟宗二爷“过活儿”不打价儿，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

“宗二爷可真要？”

“钱都拿出来了，还有假吗？”

狗四心里话：真算碰上大头了。这是他花一块钱从一个要饭的手里淘换来的。

可谁能想到，事隔三天，宗二爷卖给英国的一个玉器商，是以五十块钱出手的。这个玉带片是乾隆年间“痕都斯坦”的贡玉。这贡玉使的是薄胎工艺，也叫“痕玉”，产自新疆的痕都斯坦，北京的玉作做不出这玩艺儿来。狗四后悔不迭，他算服了宗二爷。

宗二爷吃的就是这双小眼儿。别瞧他穿得破衣拉撒的，总带着受气布袋的脸相儿，肚子里有玩艺儿。他这点儿玩艺儿别人还真偷不走！

卢掌柜打老远瞅见了宗二爷拎着画眉笼子悠着身子走过来。他拿起肩膀头上的手巾把儿，朝身上甩了两甩，又搭上，扬着他那破砂锅嗓子喊道：“二爷，今儿早班儿呀！”

宗二爷冲他点点脑袋：“我这儿给您请安了。”





“您里边坐，高末儿早给您沏得了，这会儿喝着不烫嘴。”卢掌柜脸上堆着笑。

宗二爷是“璧壶春”的常客，这儿有他的茶座儿，每天一壶茶准摆在这儿，喝不喝，茶份儿全入帐。别人的是“香片”，不是“茉莉”就是“龙井”，唯有宗二爷捡着便宜的要，“高末儿”。

“金五爷还没露儿？”宗二爷呷了一口茶，问道。

邻座儿有两位跟他打着哈哈。

“他呀？搂着两房姨太太睡，能起得这么早？”又高又壮，长得像熊似的马云鹏道。

瘦猴一般的小精豆子文仁和说：“备不住让哪房姨太太把胳膊压住，动不了窝儿了呢。”

“真压几下胳膊倒也好，怕是使过了劲，趴了架了。”马云鹏说话向来嘎咕。

马云鹏和文仁和都是玉器店掌柜的，专门每天跑这儿“熬宝”来的，他们的茶座都在明面儿上，透着店大的气派，说话也随便，显出一种撒漫劲儿。拿金五爷开涮，常常是这帮“老家雀儿”们的话引子。

金五爷的原配还在，又填了两房姨太太，他的风流劲儿，在花儿市也得算是个“人物”，是让人们谈论的话把儿。

宗二爷一般不介入这种扯臊的谈话，倒不是自作儒雅，而是怕引火烧身。别人都可以说几句私房里的事，拿别人的老婆逗闷子，甩点子粗野俚俗的话，脏口不脏身，聊拨残余的欲望，排遣心里的那点儿寂寞。而他呢，象是没这资格，媳妇早年过世，光棍儿耍了十多年，跟人家掺和什么？逢到这会儿，他闷头儿躲远远的，撩起鸟笼子上的布罩子，逗一逗里面欢欢实实的画眉。别人知道宗二爷肚肠子里的那点事儿，很少有拿他打镢的，只有金五爷除外。

金五爷是旗人。祖上在宫里当差，据说跟哪个王爷还沾着亲，王爷府里有个喜庆宴会，必给他们家下帖，也正经八正的荣光过。





到了民国，没了铁杆儿庄稼，便吃那点家底儿。金五爷上过几天教会办的洋学堂，能哼哼几句外国话，心路灵便，加上在旗的亲戚朋友走得都挺近，家里的那些古玩也都依傍着他出手，他便吃上了“走纤儿”这碗饭。金五爷跟宗二爷不同，他“憋宝”也好，“走纤儿”也好，绝不——棵树上吊死。宗二爷是一条筋，他是五条筋。他知道古玩这行，玉器买卖，要想拿大，要想拔尊，得闻洋味儿。东交民巷口儿上，御河桥边有个六国饭店，是金五爷常去的地儿。他懂外语，也懂外国人眼里的玉器行市。英美喜好大路货，白玉珠串啦，松石牙骨啦，翡翠别子啦；日本东洋喜好翠花片啦，帽蛭、广片啦；金五爷绝弄不错，如果从“跑城的”手里淘换到玻璃翠，珊瑚豆，他绝不奔英美开的玉器庄，而奔日本人开的东洋庄。

金五爷虽是旗人，却是头一个剪的辫子，有人说比宫里的小皇上还早半个月。他平日在花儿市不穿西装，穿大褂儿，只有去东交民巷，才换行头。他一天刮两遍脸，下巴让他刮的发青，脸上永远是那么光亮，头发打了法国的发蜡，苍蝇爬上去准翻跟头，动不动还要戴上个茶镜，远处看像是两个黑窟窿。他在这帮“老家雀儿”们当中没一点架子。买卖人都知道和气生财的道理。笑，他的笑算是绝了，两片小嘴儿往腮帮子上裂开，先是嘿嘿两声，尔后猛然哈哈，吓你一跳，你就是有三百六十个心眼，也会被这哈哈哈哈吞没了。

金五爷和宗二爷同是奔五十去的人，一个精气神儿实足，娶了两房小老婆，还接长不短儿去前门外“八大胡同”闻腥儿。另一个脸色蜡黄，没有一点精血气，像是一晚上搂了三房姨太太似的，“璧壶春”的“老家雀儿”们见了他常要逗几句：“嗨，您瞧二爷这一脸烟气，八成昨儿夜里去‘八大胡同’喽。”“别拿憋大郎儿当老屋子看了。真要由‘八大胡同’出来，您得上金鱼池里捞他去。”宗二爷到这会儿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，去那挨踩咕的份儿了。





宗二爷对这些话没一点词儿。“壁壶春”这帮“老家雀儿”们哪个不知道他那点底儿？

宗二爷年轻那会儿也并不丑陋。精明、能干、利落、好强、勤快。二十出头儿，便娶了媳妇，新娘子才进门那会儿，也是一掐一股水儿的一朵花儿，鲜灵劲儿，在西花儿市数得着。金五爷刚娶了头一个姨太太，瞅见宗二爷家里的，也禁不住流下哈喇子。新娘子姓贺，小名儿叫茹子，家里也是个干玉作的，老家儿是冲着宗二爷当初的机灵劲儿，才把姑娘聘出去的。谁知自身的那玩意儿不灵，这可急坏了宗二爷。

金五爷专走这一经，在行。给宗二爷开了个方儿：大力丸，春药。宗二爷吃得嘴上直起燎泡。气得他把“三春酒”给倒了，结果让猫偷着把那甜不啞咧的“三鞭”给嚼巴了，叽呀喳呀地房上闹了几个月，直到宗二爷被惹翻了，两砖头打死一只，才没声响。

金五爷听了，笑得肚子直疼。他派头儿不小，在花儿市也算是个家秧子，但是在宗二爷面前从不拔份儿摆谱儿。虽说心里头瞧不起这个“软蛋”，嘴上可总是兜着脸面，二爷长二爷短的叫得那么近，那么顺溜。金五爷服宗二爷那对小眼儿，也需要它。宗二爷手里头攥着的玩艺儿，象小河沟里的水，转两个弯儿，流进了他的怀里。

宗二爷抓到玩艺儿，先过眼，后过手。他不像金五爷敢走东交民巷，他的心眼儿是先放一阵子，让儿子家琦打磨一番，再出手。

家琦磨玉是把好手儿。

磨玉跟琢玉不同。有句老话叫作玉不琢不成器。琢玉是用原坯。而磨玉又当别论了。过去没点力气的主儿，琢玉，想也不敢想，到前门外打磨厂或是东花儿市的玉作瞅一眼去，都是身板儿结实的棒小伙儿在那练活儿呢。支一条板凳，安上一盘砣子，圆木当轴，一边镶上个圆形的钢片，这就算是玉床子了。干活儿的





坐在凳子上，脚蹬皮带轮，让那砣子转动，手里拿着玉件，抓把水砂，就这么来回琢磨，这得手脚一块儿使劲。

家琦没了腿脚，只能上半身使劲，两条胳膊像是树桩，大手满是厚厚的茧子，张开，似俩芭蕉扇儿。

宗二爷把淘换到的玉件给他：“小子，这个玉观音掉了条胳膊，你把它磨平。”

家琦接过活儿，端详半天，吭吭哧哧得磨几天。他早晨起来，啃两块硬饼子，便爬到里间屋的小方凳坐下，一坐就是一天，伴着身边的铁盒和金钢砂，磨出来的玉，比原来长一倍的身价儿。

家琦是宗二爷抱养大的。跟茹子三年，不见动静，宗二爷寒了心。甭管怎么说，家里的香火不能断。

宗二爷没上过学，可他懂古训：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“后”，靠他自己是指不上了。那年腊月，天傍黑儿，大雪纷纷扬扬，北风吹得山响，天寒地冻。宗二爷躲在家里抱着火盆养神，茹子在灶上烧火做饭，就听见有人咣咣 敲门。茹子心里话，准是要饭的，看看柜橱，空空如也，给什么呢？她便没动窝儿。可是那声音越来越大。敲得她心里闹得慌，便去开了门。

一个冻得浑身乱抖的妇女，怀里还抱着个孩子进了院儿。

“大奶奶，您行个好，积个大德呗，让我们娘儿俩进去暖暖身子吧。”

她整个儿像雪人，哆哆嗦嗦，吸溜着舌头。听口音象是京东三河那一溜儿的人。

茹子心慈面软，哪儿受得住这个。便拍打着妇女身上的雪让进了屋。

赶到暖和过来，妇女“扑腾”给宗二爷公母俩跪下了。

“大慈大悲的恩人哪，可怜可怜这孩子吧，我还真是造化，撞上了你们这好人家。开个恩把这孩子留下吧。”

宗二爷瞅瞅她怀里的那张小脸蛋儿，两只小眼儿眨巴眨巴的，模样儿虽因受了惊吓而走了色气，可还端正，也就是一岁多





点儿。

宗二爷心里说：这不是天上掉馅饼，老天爷让我不断根儿呀。他能不动心吗，况且是个小小子。

一打听才知道，孩子他妈果然是三河县人。那会儿三河县是出老妈子的地方。姑娘长到十五六岁，便进北京城给宽绰点的主家儿奶孩子，看孩子。这位也是这命。给廊房头条一个小银号掌柜的奶孩子，谁知她那几分姿色让掌柜的相中，他偷鸡摸狗的弄大了她的肚子，原来说好填房，其实是瞎掰，银号老板能要个老妈子？也该着报应，银号在这当儿蚀了本，塌了架，掌柜的背着一屁股债一个人蔫不出溜没了影儿。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老妈子自然得走，原配老婆这儿带着个不会跑的孩子还抓瞎呢！老妈子在一个同乡家里把孩子生出来。她认命。一边缝穷，一边拉扯这个孩子，头几天听说三河县老家来人要看她，她怕丢人呀，便跑了出来，想给这孩子找个主儿，她便……

宗二爷从怀里摸出三十多块钱，递过去说：“真怪可怜的。既是这样，这孩子就放在这儿吧，这点儿钱是点儿心意，你也不容易，拿着当个路费吧。”买卖人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交换物儿。

“甭介了，我看这孩子找到好家主儿，也就放心了。我这儿给你们磕头了，”说着跪下“梆梆梆”磕了三个头。紧接着把孩子抱了过来，又搂又亲，泣不成声说：“儿呀，长大了好好孝敬你的爹娘吧，亲妈走了……”说着泪水扑达扑达掉在孩子的脸上。

隔天，宗二爷出东便门，到护城河边儿溜鸟，瞅见有人在捞尸首，过去一看，就是昨儿的那个妇女。他打了个唏溜，没敢再睁眼，耷拉着脑袋回了家。

孩子起名儿叫家琦。长得细皮嫩肉，挺招人待见。高鼻梁儿，大眼睛汪着水，胖胖的脸蛋子一笑两个酒窝儿，像个丫头。宗二爷自打有了这孩子，生活也有了乐子，没事就逗孩子乐，他就爱看他脸上那俩酒窝儿。每天还多了一档子事儿，总不忘在灶王爷面前烧三炷香。他自信老天爷不让宗家断根，赐给他这么个胖小





子，这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结果。他向来不拜“观音”或是“如来”，佛事离他较远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心不诚。这倒是实话。干他这号买卖的，以诚待人，童叟无欺，那就干脆甬端这碗饭了。

为了能在东花儿市这地盘儿上立住脚，宗二爷既算计别人，也遭别人算计。人哪能总行顺风船，总得有走背字儿的时候。生意口儿上得了意，别的地方许就栽个跟头。

家琦九岁那年，宗二爷的媳妇茄子领他逛三月三蟠桃宫庙会。

那会儿，东便门外的蟠桃宫庙会，是京城的大事。百乐云集，人涌如潮。娘娘庙内，拜佛的，还愿的，香烟缭绕。庙前庙后，罩棚林立，商贩的吆喝声喧闹震耳。唱戏的，演杂耍儿的，说书的，跑旱船的，耍狮子的，踩高跷的，练把式卖艺的，各显身手。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骑驴的，牵骆驼的，肩挨肩，脚碰脚，那叫热闹。

家琦看够了耍狮子的，又要瞧演杂耍儿的，茄子只好牵着他的衣袖往人堆里钻。等挤进去了，才知拽的是别人家孩子。登时，她脸色煞白，哭着喊着在庙会上找家琦。上哪儿找去！

宗二爷得着这个信儿，也懵了头，央告街坊四邻，婶子大爷帮着找。哪有他的影儿呀！

照说九岁的孩子认得家了。再怎么着也不至于丢呀。可三天过去，家琦也没照面儿。

茄子着急上火，起不来炕了。宗二爷就知道抱着瓶“烧刀子”，一盅接一盅浇肠子。那对烧着火炭似的小眼儿，没了神采。直瞪瞪瞅着灶王爷。他恨自己，头几天，忙着一桩生意，忘了给灶王爷烧香。

第四天头儿上，宗二爷躲在墙根儿正喝闷酒儿。听见外边有人喊他。

出去一看，是“璧壶春”掌柜的卢喜。

“二爷，您快瞅瞅去呗，琦子找着了。”





宗二爷立马儿眼睛亮了，跟着卢喜来到了蟠桃宫东边变戏法儿的台前。

庙会散了，变戏法儿的张二狗正拆用木板搭的台子，瞅见台子下面卧着个孩子，嘴给捂上了，手脚捆着，脸白如纸。张二狗当是饿死的倒卧，便去喊人。好多人过来，看热闹，有人说这不是宗二爷的琦子吗。卢喜在边儿上一听，赶忙来给报信儿。

宗二爷一把脉，家琦还有气儿。背回家，请来了大夫。大夫瞅了瞅说：“这孩子让人给卸了骨头，下胯脱了臼，骨头已然裂开。即便活过来，也是瘫子。”

宗二爷把一锭银子，悄悄掖给大夫，央告说：“只要您能把他救活，我豁出倾家荡产。”

家琦是活过来了，可永远没了两条腿。

宗二爷刨根问底儿问他事情的经过。家琦说，只记得脑袋被打了一下，往后的事儿，就再也知道了。

全明戏了。宗二爷知道是遭人算计了。谁呢？手这么黑。他脑子里转悠着几个人，都拿不准。直到这会儿，他也没闹清楚这个人是谁。

家琦的两条腿没保住，可宗二爷把家底抖落得差不多了。前后两年，花去他十几年的积蓄。茹子为这场灾难，心火相交，花败凋零，饮痛而死。

自从茹子早逝，家琦失了双腿，宗二爷再也没有心气儿了。他常常喝酒，有时还到烟馆儿嚼几个烟泡儿。没着没落儿，丢了魂儿一般。

家琦十二岁那年，邻居杜五爷瞅着他整日寂寞苦闷，便把琢玉的道道儿，传给他。家琦心巧，不出三年，学会了这门儿手艺。

宗二爷见家琦不再吃闲饭，心里还稍稍亮堂点儿，可有一桩心事却总牵着他的魂儿。

家琦没出事儿之前，宗二爷想，这孩子虽说不是自己养活的，可他爹娘已死，孩子又挺可人疼，将来就以他作后了。现在家琦

